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古代文化史

(中)

塞諾博著
陳建民譯

古文化史

(中)

著博諾塞
譯民建陳

著名世界譯漢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九章 希臘與希臘人

【國家】希臘本一小國，面積約二萬方里，并不大於瑞士；但其爲國也富有變化，岡巒起伏，港灣交錯，有似天之肇建此邦原爲影響當地居民之品質者。

【平度山（Pindus）】橫貫希臘中部而以其岩石系蔽之。將近科林斯地峽（Isthmus of Corinth）之處，山勢漸低；但科林斯地峽他方之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us）則高出海面二千呎，似一城砦上覆險阻積雪之高山，而山則直達於海。沿岸羣島亦不過潛隱之山，其頗高出海面者，於此富有變化之國家中可耕之地甚少，幾全係光禿之岩石。河流亦猶小溪，不過於其半乾之河道與山上不毛之岩石間留一小片沃土而已。此風景美麗之國亦有森林，桂松柏皆有，而葡萄樹亦散佈於多岩之山坡；但此土收成不豐，亦無蒼翠之草原。地勢如此，故希臘多強壯之山民，既活潑而又清醒。

【海】希臘爲濱海之國，視葡萄牙爲小，而海岸線之長則與西班牙相埒。海流侵入此土，切成

無數之港灣，而海之四周皆係突出之岩石或毗鄰之島嶼，不啻一天然口岸也。此海似湖，海水非如洋水之具灰暗色，多空明瑩澈，且如荷馬（Homer）所言，「具紫羅蘭色。」

希臘海最便航行小舟。侵晨北風既起，雅典之小舟相率駛往亞洲；薄暮又順南風歸來。由希臘以至小亞細亞島嶼星羅棋佈，有如階石；每當天氣晴明之候，舟子可望見陸地。此海也自啓人民航行之欲。

是故希臘人多係航海家、商業家、旅行家、冒險家，與海盜；亦猶腓尼基人，希臘人散佈於古代全部世界，隨帶埃及、迦勒底，及亞洲之貨品與俱。

【氣候】 希臘氣候溫和。以雅典而論，二十年猶少結冰一次；若在夏季則陸上之熱氣為海上之涼風吹散。一卽在今日，自五月以至九月，居民恆袒臥街頭，天氣涼爽而透明；卽相距多里亦立能望見帕拉斯（Pallas）銅像之頂。遠山之輪廓非如吾國山脈之隱於濃霧之中，但屹立於天際。此實一美麗之國，使當地居民視生活如宴會，因凡所遭遇靡不如意也。「夜間於公園散步，靜聽蚱蜢之低吟，於月白風清之夜，據石鳴琴，赴飲山間之泉水，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竟日跳舞，樂而忘倦」——

凡此皆希臘人之快樂，皆貧窮節儉而終古常青之民族之快樂也。

【希臘人生活之簡單】 希臘人之生活既不因夏熱而化，亦不因冬寒而僵；彼等住居戶外，既快樂而用費亦省。無須大量之食物，溫暖之衣服，舒適之屋宇。希臘人能恃一撮橄欖與一尾沙丁為生。其全部服裝不過一雙革履，一套寬衣與一件外套而已；往往跣足露頂，躑躅街頭。其房屋簡陋湫隘；涼風易由牆隙侵入。屋內置一榻，一櫃，一燈，花瓶數枚——此即其家具也。四壁全無裝飾，刷以石灰。蓋所謂房屋不過臥室而已。

人民

【希臘人之起源】 居此美麗小國之人民為雅利安種，與印度人及波斯人同種，且猶印度人與波斯人皆來自亞洲諸山或裏海外之大草原。時至今日，希臘人已忘其祖若宗曾跋涉長途，開拓此土；自謂有如蚯蚓乃土壤之子孫。但吾人觀其文字與神名，即知其所自來而無所用其懷疑也。有似所有雅利安人，太古之希臘人亦恃牛乳牛肉為養生之資，持兵器隨處漂泊，隨處挑戰，組織部落。

而戴酋長爲首領焉。

【野史】希臘人亦猶所有古代民族不自知其起源。既不知其祖先來自何方，亦不知其祖先何時卜居希臘，更不知其祖先卜居希臘之後有何作為。原欲保存萬事萬物之記憶須有某種方法以紀此萬事萬物。不幸希臘人不能書寫；直至耶穌紀元前八世紀希臘人未嘗應用書寫術。彼等又缺計算歲時之法。日後始依奧林比亞（Olympia）之四年節以紀歲時；而四年一期即稱爲四年紀（olympiad）。但認第一四年紀爲耶穌紀元前七七六年，因而希臘人之年代紀亦始於此時。

然而對此原始時代希臘人自身亦於希臘傳佈無數之野史。此類野史多關於古代君王與英雄之事蹟；往往與寓言雜揉，吾人苦難判斷其孰真孰僞。雅典人自謂其第一君王塞柯洛斯（Cecrops）半人半蛇；底比斯人自謂底比斯城（Thebes）之創立人民卡德穆斯（Cadmus）因其妹歐羅巴（Europa）爲牛所竊；特自腓尼基來訪；又謂卡德穆斯曾屠一龍并拔其牙齒，而一羣戰士即從此牙而出，今日底比斯之貴族皆此輩戰士之子孫也。其在雅各斯（Argos）則希臘人又謂該處王族乃百樂斯（Pelops）之子孫而希臘主神嚙斯（Zeus）特以象牙臂賜之，因其一臂爲某女神所噉。

也。由斯以談，每一地方各有其野史，而希臘亦繼續敍述此類野史，并崇拜其古代英雄。——柏噲斯 (Perseus)，柏來洛芬 (Bellerophon)，赫拉克利 (Horakles)，狄噲斯 (Theseus)，密諾斯 (Minos)，卡斯托 (Castor)，波拉克斯 (Pollux)，密利革 (Meleager)，奧第帕斯 (Oedipus)。大部分之希臘人即已受教育至少亦承認此類傳說有一部分可信。彼等即承認底比斯王奧第帕斯兩子間之戰爭與阿各瑙得 (Argonauts) 之乘船出覓牛所守護之金羊毛 (Golden fleece) 為史實也。

【特雷之戰】 野史中之最有名者為特雷戰爭 (Trojan war) 之野史。此段野史覆述十二世紀時代某富強城市名特雷 (Troy) 者統治亞洲沿岸。特雷王巴黎 (Paris) 於其蒞臨希臘之時誘拐斯巴達王曼尼羅 (Menelaus) 之妻海倫 (Helen)。雅各斯王阿加門倫 (Agamemon) 當與希臘諸王聯盟；希臘軍乘二百艘划船，往征特雷。此次包圍歷時十載，因最高神明噲斯左袒特雷人也。所有希臘王皆參戰。最勇最美之希臘王亞奇爾 (Achilles) 手刺特雷守將赫克托 (Hector)，并曳其尸繞城一匝以示衆；亞奇爾作戰時身披其母海上女神所賜之甲冑，但因後跟中箭而死。希臘人既知此城不能以力取，即心生一計；彼等詭作班師，只留一大木馬於場上而軍中將帥皆伏於其中。

特雷人不明此情，曳馬入城；及夜，馬腹內諸將帥潛出啓門以迎希臘人而特雷下矣。特雷城付之一炬，特雷之男子被屠，特雷之女子罰令爲奴。但希臘人凱旋之時，途遇大風，有溺於海者，有死於敵國岸上者。惟最狡猾之奧德嚦（Odysseus）歷劫不死，得慶生還，然亦漂泊十年，盡喪所有舟楫矣。

古人盡信特雷戰爭。耶穌紀元前一八四年經定爲城破之日，今人行經其地且有遙指特雷之故墟者。一八七四年舍利曼擬發掘此故址，但須先發掘故址上其他許多城市之遺址；最後掘至五十呎深時始於遺址床上發現古城被毀之遺跡，又於城內某大廈中發現一珠寶箱而稱之爲普理安之財庫（Treasury of Priam）。此次發掘未曾發現何種題銘，而該城亦不過一小城而已。此外又發現極多之鷹頭女神小偶像。除此以外未曾發現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該城確係特雷者。

【荷馬之詩】特雷戰爭所以名播寰宇者，端賴荷馬所著之兩篇敍事詩——一爲伊利亞特（Iliad），述希臘人之作戰與亞奇爾之功績；一爲奧德塞（Odyssey），述特雷破後奧德嚦之冒險。

此兩篇敍事詩傳世數千年，尚未付與鈔胥繕寫；一班以背誦史詩爲業之人，盡憶此中長篇大段，每於盛會之時高吟朗誦以娛衆賓。直至第六世紀雅典王庇士特拉妥（Pisistratus）始收集而

編輯之。自茲以後，此兩篇有名史詩永成爲希臘文學之瓊寶矣。

希臘人咸謂作詩之人爲荷馬。荷馬爲愛奧尼亞之希臘人，生於耶穌紀元前第十世紀或第九世紀。希臘人又謂荷馬爲一盲目老人，貧而漂泊。有七城爭謂荷馬生於各該城。此種傳說人皆深信不疑。洎乎十八世紀之末，德國學者倭爾夫（Wolff）於詩中發現數處矛盾，遂斷定此詩非一人所作，而乃集衆人之詩而成。此說既出，贊反各有其人。半世紀間人類紛紛爭論荷馬此人之有無。降至今日，吾人以爲此一問題無法解決。茲所敢斷言者，即此兩篇史詩行世已久，約在耶穌紀元前第九世紀。伊利亞特成於小亞細亞，合兩詩而成——一敍特雷人之戰爭，一述亞奇爾之冒險。奧德塞似係一詩人所作；但苦不能證明奧德塞與伊利亞特係出一手耳。

【荷馬時代之希臘人】吾人不能遠溯希臘人之歷史；荷馬之詩乃希臘人最早歷史著作也。方此兩詩於耶穌紀元前第九世紀寫作之時，尙無一種通名以指所有希臘人。荷馬乃依其所屬之主要部落指稱之也。觀其所敍即知希臘人返自亞洲以後頗有進步。彼等知如何耕種田地，如何建築堅城，如何組織小邦。彼等皆服從國王；有元老院與國民會議。彼等自以爲其所創立之制度可以

傲人，因而賤視所有較不進化之鄰人，而稱之爲野蠻人。奧德瞧，爲表示獨眼巨人（cyclops）如何野蠻起見，曾謂『彼等無法律，亦無會議場所；人各自治，并各治其妻子，而不與他人往來。』其實此輩希臘人亦皆半野蠻之人；不能作字，鑄幣，或鍛鐵。彼等亦不敢航海，以爲西西里係一羣怪物托身之所。

【多利亞人】 多利亞人（Dorians）係指來自北方而曾驅逐或降服所有居住平原或伯羅奔尼撒岸上之土人之山民之子孫，土人既被驅逐只得轉向亞洲移植矣。山民中之最有名者來自多立斯（Doris）小郡，并保持多利亞人之名稱。此輩侵略者自謂赫拉克利之子孫斯巴達王爲臣民所逐而求救於山居之多利亞人。山居之多利亞人因厚愛赫拉克利之故卽伴其子孫歸國而恢復其王位。賴斯同一之舉動，彼等又盡奪居民之所有，取其位而代之。彼等身強體壯，富有尚武精神，能忍飢耐寒。男女皆着一寬袍，長不及膝。彼等操一種未純熟之原始方言。多利亞人本係兵士之種，時須武裝；彼等爲希臘境內最不開化之民族，蓋離海遠遂保留野蠻時代之風俗；彼等爲最希臘的，蓋旣已孤立，遂鮮與外人往來，亦不模仿其風俗。

【愛奧尼亞人】 阿提喀 (Attica) 諸小島及亞洲沿岸之人民稱爲愛奧尼亞人 (Ionians); 無人知此名之由來。與多利亞人不同，此輩乃一羣水手或商人，因與東方最文明之民族接觸並接受種種教訓，故爲希臘中之最文明者；同時又係最不希臘的，因與亞洲人往來，且採用其服裝也。彼等和平而勤勉，生活奢侈，操一種流利之方言，披長袍如東方人。

【希臘人】 多利亞人與愛奧尼亞人乃希臘國內兩相反之人種，最可注意與最爲有力之人種：斯巴達爲多利亞種，雅典爲愛奧尼亞種。但大多數之希臘人既非多利亞種，亦非愛奧尼亞種；蓋乃伊奧利亞人 (Eolians)，一種空泛之名稱包括十分不同之民族。

自古以來所有希臘人皆自稱爲 “Hellenes”，至今猶保持之焉。然則此一名稱之來源如何乎？彼等自身亦不之知；但謂多拉斯 (Dorus) 與伊奧拉斯 (Eolus) 皆海倫 (Hellen) 之子而愛洪 (Ion) 乃其孫也。

【城市】 當荷馬時代希臘人猶結成許多小民族。希臘國土爲山川所分割，自化爲多數小郡，而每一小郡皆爲海港或岩牆所困而與鄰人斷絕，是故守土易而與外界交通難。每郡自成一邦。邦

稱爲城。希臘全國有城百餘；若併殖民地計算約在一千以上。由吾人觀之，希臘之邦乃具體而微之國家。阿提喀全境不過略大於德拉瓦(Delaware)，而科林斯或墨加拉(Megara)視此猶小。往往所謂國家不過一城，贍以一片海岸及港口；或又不過平原上環繞城砦之數個村落。由一城卽能窺見他城之城砦、山脈或港口。每城居民以千計；最大之城人口不及二十萬人或三十萬人云。

希臘人從未組織國家；彼此交戰，互相殘殺。但所有希臘人皆操同一之語言，拜同一之神明，過同一之生活。就此數方面言之，彼等承認同種之關係，并以爲自身與所有其他民族有別，蓋希臘人稱其他所有民族爲殖民，甚輕視之也。

海外之希臘人

【拓殖】

希臘人非僅卜居希臘而已。希臘各城之殖民前往鄰近各國開闢新城市。即如多島海羣島，小亞細亞沿岸，克里特，塞浦路斯，黑海全境，直至高加索與克里米亞，歐洲土耳其（當時稱爲色雷斯），非洲沿岸，西西里，南意大利，甚至法國及西班牙沿岸，皆有希臘人所創立之小邦。

【此類殖民地之性質】自第十二世紀以至第五世紀隨處皆有希臘殖民地；此類殖民地皆源於各城市而代表所有希臘人種——多利亞人、愛奧尼亞人及伊奧利亞人。各該殖民地或由侵略，或因與土人妥協，皆創立於曠野或有人居住之土地。而水手、商人、流犯或冒險家即係創立殖民地之人。但雖有此時間上、地方上、種族上及起源上之不同而各殖民地亦有共同之特徵：一舉而成，且依據若干成規。殖民非零落或結小隊而來；亦非隨意拓殖，建築房屋而所建房屋逐漸加多而成一城市，如歐洲殖民之拓殖美洲者。所有殖民皆戴一首領共同出發，而新城市咄嗟之間即告成立矣。創立基礎不過一種宗教典禮：創立人圈定一片聖地，建一聖爐，并於爐上生聖火焉。

【關於殖民之傳說】吾人觀於舊日殖民地創立之故事即知此類殖民地與近代殖民地有所不同。馬賽（Marseilles）之創立情形如下：佛斯亞人（Phocaea）攸色盧（Euxenus）乘商船赴高盧，高盧王即以其女妻之；依其地之習慣新婦應於開筵之頃手執酒杯而入而將酒杯遞與其所願嫁之人。彼姝即止於此希臘人之前而以杯獻之。此種未經預先考慮之行爲似得諸天意；高盧王遂即以公主妻之而許彼及其隨從於馬賽灣肇建一城。無何佛斯亞人見其城爲波斯軍所困，即

挈其子女玉帛入海而放棄其城市。出發時彼等投一片熱鐵於海，自誓非俟鐵片浮出水面決不返佛斯亞。但有多數人背誓而返；但其餘依舊冒險航行，終抵馬賽焉。

創立米利都（Miletus）之愛奧尼亞人未曾挈眷同行；既佔亞洲土人所居之某城，即盡殺所有男子而強偶其妻與女。據云女子受此侮辱後即發誓不與其侵略者共餐且不以之爲夫；此種風俗在米利都曾歷若干世紀云。①

非洲施勒尼（Cyrene）殖民地係奉阿坡羅之神答而創立。初奉此神答之提位（Thera）居民願不欲冒險出國。七年後境內飢荒始不得不行；以爲此卽阿坡羅之降罰也。出發之人旋又思放棄此種冒險事業，但國人攻之逼其復往。於某地拓殖兩百年百無一成之後，彼等終於施勒尼拓殖，而施勒尼不久富且庶矣。②

【殖民地之重要】無論拓殖何土，殖民每組織一種小邦，是邦也初不奉母國之命令。此全地中海所以爲諸多各各獨立之城市所包圍也。其中多數皆較母城爲富強；據一片壤土，大而且肥，因而人口亦繁。據云西西里卽有三十萬人能執戈衛國。克洛吞（Croton）能出步兵三十萬人應戰。西

西里之敍拉古與亞洲之米利都擁兵較雅典及斯巴達尤多。南意大利即稱爲大希臘，與此滿布希臘殖民地之大國相較，母國不啻小希臘也。因此之故各殖民地之希臘人較希臘本部之希臘人爲多；而此輩殖民之中即有下列名人焉：荷馬、阿爾栖阿斯（Alcaeus）、莎芙（Sappho）、退利斯（Thales）、畢達奇拉斯（Pythagoras）、赫拉頡利圖斯（Heraclitus）、德謨頡利圖斯（Democritus）、恩拍多克（Empedocles）、亞理斯多德、阿基米德（Archimedes）、提奧克立塔（Theocritus）以及他人。

❶原註：攸里坡底（Euripides）曾謂：「吾土氣候溫和，冬不甚寒，夏非酷暑。」

❷原註：底士特拉妥收集荷馬史詩之故事全無根據——編者。

❸原註：此種風俗，或尚有其他原因，亦未可知，惜後人不能憶之耳。

❹原註：見希羅多德之歷史第四卷第一五〇——一五八頁。

